

最体面的分手是怎么样？

毕业后，我和供我上大学的男友提了分手。

那天，我们在北京看了最后一场电影。黑暗中，他几次试图牵我的手，我都躲开了。他距离我，距离我的手那么近，又那么远。最后，他陪我坐到电影落幕，安静得如同一尊雕塑。

分别时，我递给他一张卡，里面是我的全部积蓄。我告诉他，我会定期汇款，偿还那些年他供我上大学的钱。

他却帮我将头发别到耳后，「不用。照顾好自己，以后我就不在了」。

我去北京站送他。他穿着情侣卫衣，眼神疲惫，头发凌乱地瘫在脑门上，整个人单薄到似乎连拥抱的勇气都没有。

他彻底消失在进站口时，一心想甩开他的我，心一下子空了。

（真实经历，文中人物已化名。）

我换上红色中式旗袍，踩着 6cm 的高跟鞋，小心翼翼地端着刚出锅、还咕噜咕噜冒泡的酸菜鱼。或许是因为太紧张，脚底打了滑，整盘酸菜鱼倾倒下来，滚烫的汤汁浇在左臂，瞬间起了一圈水泡。

做兼职服务员的第三天，我便烫伤了。得知消息，男友航宇从上海赶来，看到我涂满药膏的手臂，他一脸心疼，「大学生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，而不是浪费时间做这些人人都能干的事」。

航宇又说，「以后我给你钱，就当你给我打工吧。」我坚决地拒绝了。

我在河南一所高校读大一，航宇在上海一家地产公司做租房中介。我知道他收入不高，上海开销大，吃饭、房租、人情往来都要花钱。每隔两三个月，他来学校看我一次，为了省钱，每次都坐近 17 个小时的火车硬座。

航宇没再提这事。我们沿着操场外围散步，他搭在我肩上，听我兴奋地谈论着学校的新鲜事。两人都走累了，他脱下外套，铺在草坪上，让我枕着腿躺下。

航宇捏了捏我的左脸：「月月，你上大学为了什么？」

「换种活法吧。你看我表姐结婚后困在家，一辈子围着老公孩子转。想想就没劲。」

「那你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。等毕了业，多的是挣钱的机会。」我被说服了。

航宇笑笑，认真记下我的银行卡账号，说每月一号准时给我打生活费。

我读大学的这四年，航宇在上海跑过工地，摆过地摊，跟过运输，高中毕业的他换了好几份工作，每份工作都做不久。我肯定他余钱不多，不过承诺给我的生活费，他从未推迟过。

我们约好每晚八点通电话，室友们得知我有一个社会上的男朋友，看我的眼光暧昧起来，学校也有了风言风语。偶尔我在水房洗衣服，会听到背后有人小声议论。

独来独往惯了，我懒得解释。航宇做的是正当工作，我们和其他情侣没什么不同，尽管我花着他的钱，但我始终认为我是被资助。而不是被他包养。

有一年元旦，航宇来学校看我，我们依偎在逸夫楼下看同学玩轮滑，我对他说：「你知道吗？有人说我被包养了。」

航宇笑得直不起腰：「那我可赚大了，这点钱还能包养一个老婆」。

我站起来，作势要打他，「谁是你老婆？」

航宇把我拉进怀里，用手捂住我的头，「天真冷，别冻着我老婆了。」

大学四年，和我家境类似的同学申请助学贷款和助学金，四处兼职维持生活，有航宇的支撑，我加入文学社和话剧社，写文章，排舞台剧，徒步旅行，肆意享受着充实无忧的青春。



我和航宇相识在 2000 年。

小学入学那天，奶奶把我送到学校便离开，我坐在教室里，抱着书包开始啜泣。同桌是一个胖小子，理着平头，眼睛不大，帆布书包斜跨着。被我哭烦了，他站起来，将我从凳子上推倒在地，「再哭就把你扔出去」。被这么一威胁，我的哭声更响亮了。他坐在课桌上，一脸坏笑。

这便是航宇。

我是班上的课代表，上课时，脊背挺得如直尺一般。航宇是班上的惹祸精，朝同学的水杯扔粉笔，上课时把黑板擦藏起来，学校墙上挂着个铃铛，一拉绳子便摇响了，老师和学生听铃声上下课。

有一次，航宇偷偷溜到办公室摇铃，那天全校提前十几分钟放学，低年级学生堵在校门口，等不到来接送的爷爷奶奶，扭脸哭成一团。

航宇被全校通报批评。他站在升旗台念检讨书，念完了对着台下的我龇牙咧嘴做鬼脸，我端端正正站在队伍里，内心却觉得很是有趣。

他依旧很爱欺负我。偷藏我的书包，抢我的作业，偶尔也送我贴纸贺卡，还往我的抽屉里塞情书，无视全班同学的起哄。



村小

我不讨厌航宇。我的家庭并不温馨。父母三天两头吵架动手，半夜三更，我常要敲开邻居的门，喊人来劝架。11岁那年夏天，父亲酒后骑摩托车掉进河里，捞上来时人已经断气。半年后，母亲再婚，继父是邻村的木匠，身体有些残疾，村里人都喊他瘸子。

2005年过完春节，继父带着我和母亲去杭州讨生活。在杭州两年，他们不断搬家、换工作，我也被迫跟着适应新环境。弟弟出生后，原本摇摇欲坠的母爱，彻底从我身上转移。

2007年，母亲将我送到老家的县城寄宿学校，我和航宇又一次见面了。

我入校时，学校已经开学。我抱着书本走到班级门口，航宇正站在栏杆前罚站。两年不见，航宇瘦了些，他穿着白色的T恤，刘海斜盖了半个额头，手上胡乱翻着一本英语书。看到我他愣住了，「你回来了」。

和以前一样，航宇还是班里最活跃的那个，经历一系列变故后，我变得愈发沉默，不愿和人打交道。航宇对我处处照顾，带我熟悉学校环境，怕我想家，他拉来堂姐陪我一起吃饭睡

觉，这让我在远离父母时感受到被人照顾的幸福。我对他有了好感。

我想航宇一定听说了我家的事，在那个不大的村庄，一点风吹草动，一顿饭的功夫便传遍了。

他没问过我新家，我也没有主动提起。

学校两周放假一次，我们又是同村，航宇骑自行车载着我从县城回村里的奶奶家过周末。

进村路上有个很陡的下坡，航宇让我坐好，他带我冲下去。我胆小，拼命摇着他的肩膀要下车，他来不及刹车，连车带人滚到了沟里。从臭水沟里狼狈地爬起来，看着对方被淤泥弄脏的脸和衣服，我们指着对方哈哈大笑。

两个秋冬一晃而过。中考时，我勉强考上县城二高，航宇的分数没过高中录取分数线，最后托关系也进了二高。

高中三年，我和航宇始终不同班，但距离并未让我们疏远。二高门口有一家书店，我喜欢看书，航宇经常租来《读者》《意林》《美文》之类的杂志拿给我，见我有特别喜欢的，他就省出饭钱买下来。

偶尔我也会跟着航宇逃学，他在网吧打游戏，我在旁边看电影听音乐，网吧里烟气缭绕，人声嘈杂，我体验到了自由的快感。

年级盛传我们早恋，我俩不否认也不承认，就这样过了三年。



2011 年，高考成绩公布，我和航宇双双落榜。

我们分别去了父母所在的城市打工，我在宁波，他在上海。继父把我送到一家服装厂，不到 300 平的厂房里挤满了几十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，我们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。青春就像缝纫机踩过的针眼，规规整整，一眼可以望到头。

「航宇，你想过未来吗？」下班后，我给他发 QQ 消息。

「没有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开心就好。」

「你怕吗，假如有一天我们不再联系了？」

「你不会的。」

「万一呢？」

「刘月，我们在一起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相识的第十一年，我们在一起了。一天上班时，新来的女孩因操作不当，手指被电机伤到，血流了一地。闻声而来的老板没帮女孩包扎，反而责怪她弄脏了布料。

我站在一边，忽然觉得自己无比廉价，甚至不及一件还未出厂的衣服。



我决定复读，继父很不高兴。我告诉航宇，他在上海帮爸妈做贩菜生意，很快对此轻车熟路。他很支持我，但谢绝了我一起复读的邀请，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。

我选择了隔壁县城的复读学校，那里以校风严厉著称。高强度的学习，沉重的复读压力，加上航宇不在，我的心情沮丧到极点。

全班 72 个人，无论怎么努力，我的排名始终游走在 30 名以外。这意味着我无法考上任何一所本科院校。家人要我回来打工，只有航宇鼓励我坚持。

学校禁止用手机，航宇凌晨 4 点就要起床卖菜，每晚坚持熬到我回宿舍，在电话里确保我心态正常，他才放心睡觉。

生日那天，航宇学校来看我，带我去学校旁边的小餐馆打牙祭。

恰逢模拟考成绩出来，我的排名依旧靠后。我问他：「航宇，如果我还是考不上怎么办？」

「考不上就回来当老板娘，哥养你！」

他坚定的语气感染了我，我吞下一大口蛋糕：「考上了，我也给你当老板娘。」

在航宇的陪伴与鼓励下，那年高考我超常发挥，分数超出二本录取线 19 分，被一所师范学校录取。

当我开始憧憬大学生活时，家人在为总共 5000 多块的学杂费争吵不休。继父觉得我没考上好大学，一年要花一两万，不值。

放到现在，我可以理解他的难处。母亲没工作，两个弟弟还小，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他一人靠修车铺养活支撑一家 6 口人的生活，肩上的担子太重，

可当时的我不这样想。

和继父大吵了一架，我揣着 200 块投奔在上海的表姐。在上海松江一家电子厂贴了一个月产品标签后，我赚到 3800 元，去掉花销，学费还差着近 2000 元。

航宇绕了大半个上海来看我，看到我为学费一筹莫展的样子，他抱住我。他身体结实了不少，脸晒得黑黑的，手心磨了一层厚厚的茧，我沉溺在自己的烦恼中，没有留意。

航宇走后，我在包里发现一张银行卡，卡里有 2000 块。

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天塌下来，还有我呢，别怕。」航宇发来短信说。

四

进入大学不久，奶奶中风偏瘫，继父关掉修车铺，带着我妈和弟弟们回到老家，家中一时没了收入。我渴望自食其力，第一次兼职遇挫后，我选择接受航宇供我读书的提议。

时间冲淡了最初的感动与不安，后来，每月按时收到航宇的划款，我竟有种心安理得的坦然。

航宇曾认真地问我：「月月，等你毕业后，你会不会觉得我配不上你？」我朝他胸口上打了一拳，当然不会，你是最棒的。

闺蜜也问我：「你们异地，学历相差那么多，你确定能走到最后吗？」我无比坚定地说，确定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对我这么好。

我幻想着毕业后和航宇同住，养一条叫豆包的狗，每天我做好早餐喊他起床，白天各自奋斗，晚饭后一起遛狗。想到未来将会结婚，过一辈子，再平淡的日子，只要有航宇，千金不换。

2016 年夏天，我大学毕业，不愿去上海，航宇便来了郑州，我们开始同居。

起初，同居生活确实如我设想地那般甜蜜。

不过脱离了金钱的浪漫实在经不起推敲。我学历一般，又缺乏实习经验，找工作并不顺利。不久，航宇在工作时腿部骨折，只能辞职养伤，坐吃山空的我们，日子捉襟见肘。

在航宇的保护下，我一直生活无虞。第一次直面现实的残酷，我的脾气愈发暴躁，情绪无可宣泄，我开始挑剔航宇的发型和穿着，有时他忘记收晾在顶楼的衣服鞋子，我也会大发脾气。航宇只是忍受着，不曾吼过我半句。

一个多月后，我入职一家快消品公司做文案，不多的薪水刨去房租和一日三餐后所剩无几。为改善经济状况，航宇不顾尚未养好的伤，送起了外卖。

一天，我加班到晚上 10 点多，走出办公楼，身后零星地亮着几盏灯，我有些害怕，打电话让航宇接我。

航宇赶来已经是半小时后，手里还拎着我最爱的糖炒栗子。他解释自己刚送完订单，来晚了。

在寒风中站了半小时、又冷又怕的我委屈极了，冲着他大喊：「钱钱钱，送外卖能挣多少钱？你这辈子都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！」

一整袋栗子砸在航宇身上，撒了一地，航宇愣神看着我，什么都没说，捡起栗子扔进垃圾桶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起一句台词，「他好像一条狗啊」。

我们再没提起那次争吵，可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像一张被水浸泡过的报纸，无论怎么被时间风干，都抚不平了。

那时航宇最大的消遣，就是在 K 歌软件上唱歌。他最拿手的一首歌是《做我老婆好不好》，骑车唱，做饭唱，连洗澡都要哼上几句。

我笑他土。他一本正经地说，你要用心听，歌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以后要在婚礼上唱。我故作呕吐状，婚礼唱这首歌，鬼才想嫁给你。

在郑州，我们少有快乐时刻，多的是分歧和不解。我喜欢看《奇葩说》，翻余秀华的诗集，航宇沉迷《喜剧总动员》等搞笑综艺，他不明白一个无聊的辩题有什么好讨论的，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钟情于我看不下去的那些「低级笑料」。理解不了彼此，后来，我们抱着手机，各看各的。

五

也许是碰壁太多，航宇频繁提出一起回老家，「在县城买个房子，你当老师，我做点小生意，不挺好吗，为什么非要在外面漂着？」

我不想。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逃离家。那个连高铁都没通的县城，不在我的规划里。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好不容易走出来，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回去，我不甘心。

年底，我们回家时，航宇妈妈问我，「月月，你书念完了，航宇等了你这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结婚.....」航宇也看向我，我转过脸，避免和他对视，像一条从砧板上奋力逃跑的鱼。

年后回郑州，躺在即将拆迁的城中村，我们相对无言，各怀心事。大学同学邀请我去北京，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，可以内推我一份还不错的工作，航宇准备回上海。在郑州短短半年，我们身心俱疲。

我和航宇约定，等我工作稳定了，他就来北京和我团聚。来到北京，看到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，我慢慢改变了主意。提起航宇，我不再像大学时那般骄傲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对身边的人隐瞒他的存在。

航宇发来消息，我偶尔回复一两句。微信视频通话时，我故意不看他的脸，也拒绝他来北京看我的提议。我恶毒地想通过冷战结束我们的关系。

大半年后，航宇似乎也倦了。他在微信上问我，月月，我去北京陪你吧。

我没有回复。他再不是那个为我摆平一切的少年，而是一个没有稳定收入、或许还会拖累我的包袱。他曾经是我人生的踏板，我踩着他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等我爬上山顶，他的存在开始卑微。

两小时后，航宇又发来消息：你是不是有别人了？

我依旧不回复。我想，只要能分手，让他误会也没什么不好。

又两个小时过去。他问，你不要我了吗？

我秒回：嗯。

航宇说，我知道了，让我再看看你吧，你别怕，我不纠缠你，我去北京见你最后一面。

2017 年国庆假期，我们在北京上地一家影城看了最后一场电影《羞羞的铁拳》。黑暗中，航宇几次试图牵我的手，我都躲开了。他距离我，距离我的手那么近，又那么远。最后，他陪我坐到电影落幕，安静得如同一尊雕塑。

分别时，我递给航宇一张卡，里面是我的全部积蓄。我告诉他，我会定期汇款，偿还那些年他供我上大学的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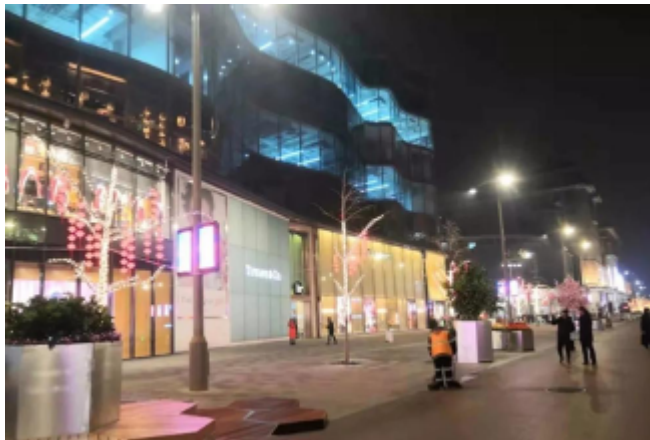
航宇帮我将头发别到耳后，「不用。照顾好自己，以后我就不在了」。

我去北京站送他。航宇穿着情侣卫衣，眼神疲惫，头发凌乱地瘫在脑门上，整个人单薄到似乎连拥抱的勇气都没有。

他彻底消失在进站口时，一心想甩开他的我，心一下子空了。

六

独自北漂的两年多，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后，孤独成了常态。每个夜晚，我关掉灯，一个人站在阳台上抽烟，万家灯火，没有一盏因我而亮。



北京的夜景

和航宇分手半年后，我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个男人，这场恋情持续了十个月，比起同航宇在一起的六年，实在过于短暂。后来，我抱着手机苦等回复，彻夜难眠时，突然理解了航宇当时的痛苦和煎熬。为得到对方的回应，我不断投喂红包和礼物，幡然醒悟时，我已花去大半存款，其中包括准备还航宇的钱。

我无比唾弃自己，也疯狂想念航宇，向发小打听他的近况时，得知他已经订婚。

2019 年冬天，我去沈阳出差，走出火车站时，地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。拉着行李箱走在异乡的街道上，看着飘落的雪花，我心里一阵悲凉。我想起三年前，郑州下雪时，航宇来接我下班，身上落满雪的他跑向我，勇敢而坚定。

在酒店住下后，我找到航宇的手机号，拨出后迅速挂断。我想，我不配再打扰他的生活。

从沈阳回来后，我递了辞呈。我需要停下来，想一想自己到底要什么。

不久后，我回了趟老家。回京前一天，我去航宇家附近转了转，我看到骑着电动车的航宇，后座上载着他的新婚妻子，他穿着一件红色外套，人看起来胖了些，嘴里还哼着歌：「如果你疲倦了外面的风风雨雨，就留在我身边做我老婆好不好……」我们之间相隔不过一两米之远。

我知道，那个寒夜，他冒着风雪跑向我，两人相拥时，我心里理直气壮的踏实，再也不会有了。

文：刘月

该盐选专栏共 10 章，90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

盐选专栏

绝望的爱人：我的婚姻抢救无效

真实故事计划

共 10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90~~

编辑于 2020-08-17



